《她者：流淌暗影與花蜜》詩集創作作品

自選詩作五首

1〈約好一起讓夏天結束〉

約好夏天結束的時候要往南
到島嶼西南方度長長的假
雖然也不過是移植一些鬆弛日常
比如早餐蛋餅要加火腿起司
還是擁抱與愛？
握緊妳們溫暖的小手
日子就顯現火光和熱度

抓起人生的鑰匙，跳上車
旗津還是記憶中濕濕鹹鹹的旗津
沙灘、公園、烤魷魚，牽香味漫步
海風洶湧藍色意象
一朵蓮花盛放，滿載許多
芬芳的名字
女兒好奇詢問：媽媽，她們是誰？

（記憶猛然落水，被捲入現實的
漩渦：學費、生活費、全勤津貼……
數字化為兇猛海浪，冰冷浸灌
身體所有的縫隙。時間就此停滯
妳猶在掛念那尚未打卡的一日）

她們是女兒、是姊姊、是妹妹
是隱藏傷痛的短促音節……
時間翻面，生命繼續吟唱
我接續成為下一個她，但妳們
不必然要是另一個我

（遠方匿名的男子正在訴說
精心編織的故事。午夜十二點徘徊的

白衣少女，想必是他自己的幽靈）

一艘渡輪緩緩進港
巨大影子吞噬我們的身體

（船員喊：「要死就上來坐！要活
就上岸去！」他不知道從這岸移動至
彼岸，女人仍是一瓶花被擺在餐桌
移植到陌生屋宅，不被詢問地修剪
持續勞動著疲憊的美麗）

就約好一起讓夏天結束
港邊鬱悶的暗影與歷史的
熱風，連同虛構鬼魅
都一併還給過去
咀嚼夜晚，舔掉指尖的鹹，魷魚依舊
鮮甜甘美，不因為它是誰的妻

註：
1972 年 9 月 3 號清晨，一艘從旗津開往前鎮加工區的渡輪翻覆，廿五名女子不幸喪命。罹難者皆為要趕赴工廠上班的年輕未婚女子，年齡十三歲至三十歲不等(當時法定最低勞動年齡為十六歲)。
昔日民間信仰認為單身未嫁的女性不能列入自家祖墳與祖先牌位，一般會採「冥婚」或是「設廟立祠」兩種方式讓其有所依歸。因此，當時的高雄市政府與家屬協調，決定將她們合葬，稱為廿五淑女墓。
然一般民眾不解原由，旗津海水浴場溺水事件頻傳被認為與這些死於船難的少女有關，或說半夜十二點常見白衣少女在此徘徊不去等。
2008 年 4 月 28 日國際工殤日，高雄市政府正式將廿五淑女墓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悼念這些為台灣經濟、家人而犧牲的女性勞工們。

2〈什麼都發生了〉

1

妳永遠記得——
被丟棄在森林那日

陽光晴朗，溪流嘩啦製造
嘈雜聲響。捧起河，雙掌
成為一面平滑水鏡
映照昨日，模糊的
遠方依稀有誰叫喊某人姓名
回音不斷拉扯細瘦山谷
像母親，焦急找尋走失的孩子
也像是一條曲折繩索
可以掛上任何人的呼吸

妳也想走進繩索，曾經
十歲女孩的邊界沿身體向外伸展
用被愛的程度丈量日常
悲哀發現世界盡頭最遠
最遠竟然只到指尖

2

爭執點燃夜晚
言語鋼鐵，來回穿刺耳膜
臨睡前的恐怖童話
「多奇我好害怕，爸爸和媽媽
是不是不愛我了？」兔子多奇有
雪白毛皮紅亮雙眼，從不曾回應
讓人傷心的答案

那日午後在公園，空氣
延展成默片
記憶無聲停格
稀薄播映
眼皮是殼，不斷來回輕啄
陽光熱烈的吻
冰淇淋漸次消融舌尖
手指黏膩指涉，某則關於愛的
寓言脫離掌心，笑顏墜落
地面：「如果我消失了，這一切
就會恢復原狀嗎？」妳開始練習

藏進時間縫隙
騎上遙遠的木馬
不斷旋轉的軸心帶妳
重回那座
鍍金的夏日午後

睫毛顫抖，投影細長鞭痕
反覆熄滅的心，妳終於還是
長成了沒有火花的天空

3

男人身體裡也住著一隻多奇
他的多奇喜歡打開身體
讓世界從後面進入，依序
隱藏傷口，血紅的小舌
動物般呻吟
拳頭代替唇親吻
存在必須可愛且無害
要乖要懂事才值得
好好被愛

啊啊……被愛好好
河水伸出觸手撫摸腳趾
順著腳背往上揉捏
捏出另一張相仿的臉
沿途抖落些許癢搔
他伸出手掌遮擋雙眼
讓鏡裡那人盡情伸長濕黏舌頭
來回舔拭
他赤裸的生活

4

烈日灼傷天空，男人
未開發的田地播下種籽

露珠萌生胸脯
春天提早抵達少女
體內插滿秧苗
渾圓的生命在逐漸抽長的
水稻頂端，滋生著
一整個夏季的繁衍

日與夜的交合
要安靜，要說謊的人
吞下一萬根針
妳撫摸男人臉頰茂盛的莽原
食指往下畫圈
粗壯大腿反覆輾壓妳的
喉嚨躲藏秘密
對鏡勾勒兩雙相仿的眼睛
一樣的結，糾緊的飽滿
針就在那裏
他讓妳縫起自己的嘴

5

妳逐漸失去判別日夜的能力
是熊吧，這麼猛烈的襲擊
掏出體內所有的蜜還不夠
還要妳哭嚎著索求更多
更多的瀕死撞擊

世界綻現裂痕，碎裂成片狀的
妳紛紛失落在森林深處
什麼時候能拼湊回原本的模樣呢？
替妳紅了雙眼的多奇發問

身體所有孔穴都在流血
他們卻沒有看見妳腥紅淚水

妳終於將破碎軀殼藏進
森林深處那日

陽光普照，世界溫暖美好
被遺忘的片段唯有一截舌尖
謹小，且潮濕
什麼都發生了
卻也什麼都未曾發聲

3 〈木棉〉

四月，熱烈地墜落
不安的心
視窗前
懸掛枝頭的少女顫抖著嘴唇
朝天空滑動手指
點燃
求救的訊息

過於枯瘦的雙腿之間
欲望伸展它
小小的芽
凝結豔橘色血塊
於時間之外
無可遏止地滴漏
朝地表流淌
那些流動的身體
潺濕世界
的邊緣
終究是要爆裂的，眼球
下一秒以微笑縫合
走光的邊界

4〈生生〉

就讓我再出生一次
成為母親，或者女兒
允許他者在我體內虛構故事
編織尚未到來的未來，暫且忽視
世界的背面寫滿陰影

就讓我再死一次，重新
成為砂礫，或者落葉
永不停止向前奔動的河流
面朝大海傾注，餘生
清澈的心。臨睡前點開床前小燈，照亮
黑夜的邊界。終於理解悔恨沒有盡頭，
恐懼也是，矛盾地輪轉難以分割的日夜

每日每日重新認識自己
清洗使用過的餐盒，摺疊至最小最薄
之後丟棄，反覆壓折前日的煩惱與喜悅
慎重地回收，所有尚未完成的夢

悲傷的時候依然願意感受飢餓，感受冷
緩慢吃掉微波過的飯糰，掌心裡
小小的熱，彷彿死亡之中包藏著
溫熱的生。彷彿又可以

5〈水仙——寫給女兒〉

隔著遠遠的水面
映照自己
是模糊卻熟悉的臉面
是時間緩緩
每時每分安靜地流淌

不知何時被借走的眉眼
擺盪哭與笑之間

春日晨光裡短暫地曝曬
不須歸還的愛
乾燥的語言充滿靜電
我摩擦唇齒，火花迸現
隱隱的電流便灼傷
妳敏弱的葉片

風停止奔跑的午後
想像自己
在妳的身體內貪婪吸吮
連同那些閃電、露水以及烏雲
小小的花苞盛開
妳的胸前

想成為小小的莖塊
於妳的懷中
蠢蠢欲動的季節裡
醒成一朵純白的花
如妳曾經在我身體內醞釀
一整季躁動的春日

妳往前走
我就留在原地
成為一彎
小小的淺河
彷彿於此岸凝視
另一個陌生自己，遠遠地
相隔三十年的距離

隔著模糊水面映照自己
當妳終於離開
我就
成為了妳